



末代皇妃秘史

燕一虹著

新秀出版社印行

PDG



末代皇妃——李玉琴

溥儀和他的弟妹妹



生日的來賓

(前排右一是溥儀，右二是婉容)

結婚時的溥儀



前清宣統皇帝溥儀



丁巳年的溥儀



當上偽滿洲國皇帝的溥儀



被選為「福貴人」的李玉琴

(溥儀攝影)



1959年12月4日，溥儀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。

溥儀參觀撫順礦區井下商店。



目 錄

皇上御筆圈定的十五歲姑娘·····	(1)
初見溥儀的印象·····	(9)
玻璃罩裏的洋娃娃·····	(17)
二十一條婚誓·····	(22)
良辰吉日·····	(27)
避開竊聽器的談話·····	(31)
老鼠和人·····	(36)
奇怪的夢·····	(41)
蘋果引來的災禍·····	(44)
可算見到了雙親·····	(48)
偽滿洲國崩潰的最後幾天·····	(53)
逃難與別離·····	(60)
皇后婉容的哭聲·····	(63)
同病相憐·····	(68)
財物被沒收·····	(71)
在通化的兵營裏·····	(76)
大年初一的槍聲·····	(81)
返回長春·····	(84)
寄人籬下·····	(90)
破落皇族的家規·····	(95)
絕路逢生·····	(101)
艱難的跋涉·····	(104)

溥儀呀，你在哪裏？	(110)
重逢	(116)
情書	(120)
第四次會面	(123)
裂痕，在悄悄延伸	(127)
新的希望	(130)
禍不單行	(133)
最後的抉擇	(140)
離婚之後	(145)
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	(151)

我拿定了主意，決不要日本妻子，因為這等於在我床上安上了個耳目。但這話不好說，只得推三阻四。……可是我覺得這樣總拖也不是個辦法，因為如果關東軍硬給我指定一個，我還是得認可。我最後決定挑一個年歲幼小的，文化程度低些的。在我看來，這樣的對象，即使日本人訓練過，也還好對付；而且只要我工夫做好，也會把她訓練回來。

——愛新覺羅·溥儀

皇上御筆圈定的十五歲姑娘

一疊絲絹封面的照相簿。

一隻手在翻動着一頁頁的照片。在那一張張都是四寸大小的女孩子的照片下，附着簡單的三、兩行說明文字。

一個頭髮梳得整齊、光亮，面孔略為消瘦，但卻是英俊的中年人。在他那副近視鏡後面，一雙無神的眼睛，時而盯在一張照片上凝視，時而又望着前方沉思……

他，就是滿洲帝國的皇帝——愛新覺羅·溥儀。

此時此刻，他的心情是不平靜的，他想：我這一輩子的婚姻大事，看來注定是要受人擺佈了……當年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，她們爲了各自的勢力，在我的婚事上，鬥爭是那樣的激烈。爲了她們的需要，我不得不選了婉容爲后，文綉爲妃。結果是一個對我不忠，一個跟我離異……現在，命運又在折磨着我，不得不又要在這些照片裏，胡亂地挑選了。我這個圈圈兒，究竟要畫在哪一個女孩子的頭上呢？

「噢，皇上……」一個高顴骨，小鬍子，面色黃裏透黑，身材矮小的日本軍人，突然推門進來，悄悄走近他的身邊，嘴角掛着微笑。

「啊，快坐……」溥儀抬頭發現了對方，急忙從沙發上站起來，立刻顯得精神煥發，和剛才完全是判若兩人；「我估計你也該來了嘛。」

「是啊，一天不見兩三次，心裏就大大的，啊，大大的……」吉岡安直將軍用生硬的漢語，邊說邊擺着右手，像是要把那半句沒有說出的話，能從手勢裏表達出來似的。

「是啊，是啊，老朋友了嘛。」溥儀邊說邊與吉岡安直同時坐在沙發上。

吉岡順手從長條茶几上拿過一本相簿，一邊隨便翻動着，一邊用眼睛的餘光望着對方：「怎麼樣啊，還沒有中意的嗎？嗯……如果實在的沒有，我的，再給你拿來東京帝國大學的，或者是，大連女高的，嗯？」

「不不，我已經……」溥儀心慌了，他又匆匆拿起了一本相簿：「有的，有的……」

「皇上有中意的了？」吉岡安直湊到跟前：「究竟是哪一位有福之人哪？」

「這……」溥儀那隻翻動相簿的手，在微微顫抖着。翻着翻着，突然在一張眉目清秀、臉上流露着天真、憨厚的照片上停了下來。照片下有兩行文字：李玉琴，十五歲，新京市南嶺女子國民優級學校……

「皇上，嗯，難道相中了……」吉岡看溥儀不動聲色，忙又改口道：「那麼到底選中了哪一位呀？」

溥儀的嘴角抽搐了一下。不一會兒，他下決心似地拿起了筆，猛地在這張照片上畫了個圈兒……。

「玉琴姐！玉琴姐！」

隨着喊聲，一張憨厚、俊美的臉兒轉過來，她就是溥儀在照片上圈定的那個姑娘。她向遠處望去，只見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，正踉踉蹌蹌地向這邊跑來。她跑到了一個雜貨鋪前面，在那排得長長的隊列裏，停了下來，「姐！妳怎麼排了兩三個鐘頭，也沒買着啊？」

「星期天人多嘛。」李玉琴望着小妹妹，急忙問着：「什麼事，這麼急？」

「家裏來了兩個日本人。一個男的，一個女的……」妹妹低聲地說着，小臉蛋兒漲得通紅：「媽叫妳快回去！」

李玉琴心裏一抖。她二話沒說，就隨着妹妹大步朝家裏奔去。

「一定是爲的那件事，日本人才到家裏來呀……」玉琴一邊走着一邊這樣想。初春的寒氣仍然逼人，她側着臉躲着風，把棉襖領子用勁地往上拽了拽，脚步加快了。此刻，她的腦海裏又翻騰起三個星期前發生的那件奇怪的事情：

那一天，日本校長小林和女教師藤井，突然到各班挑選出兩三名長得漂亮，學習也好的女學生，集合到市內一家照相館裏去照相。那些天，玉琴的爸爸和媽媽爲這事擔心，同學們對此也議論紛紛。有的同學說：「可能要把我們送到前綫侍候傷兵……」也有人說：「我爹說，可能是先送日本去受訓，完了再送上前綫。」也有人擔心，要送到南洋日本兵營裏去，等等。總之是越猜越害怕，越想越着急。因此，照完相後，有的同學乾脆不上學了，有的甚至找理由退了學。

「若真是送到前綫，媽媽該怎樣惦記着我呀！」她想到這裏，眼淚都差點兒湧了出來。

李玉琴腦袋裏這樣想着，不一會兒就來到了家門口。還沒等她弄明白事情的根由兒，她就被推上了一輛小轎車，然後就

飛馳而去……

「皇上要選妳到宮裏唸書的。」玉琴學校裏的日本校長小林，微笑着對前排座兒的玉琴說：「好的，這是大大的好事。」

「皇上？」玉琴禁不住有些驚訝了：「難道就是每天學生都要給他照片鞠躬的那個人嗎？難道就是發佈《詔書》，像神一樣受到人們恭敬的那個人嗎？」

「那，那一定得去嗎？」玉琴問道。

「皇上的讓去，就一定得去的。」小林校長肯定地說：「這是大喜事的，喜事的大大的……」

「玉琴，別緊張。」坐在她身旁的女教師藤井，拉着她的手，輕聲地說：「我們馬上要到吉岡將軍家裏去，不要緊張。」

「我們去的吉岡將軍家裏，官兒大大的！」小林校長伏在玉琴的身後，十分認真地說「見了吉岡將軍，妳要行禮的！他對妳能不能進宮唸書，關係大大的！」

汽車終於在一扇大鐵門前停了下來。小林趕忙跳汽車，跟哨兵嘰哩咕嚕地說了一陣子，那個哨兵便趕忙拿起了電話。

在這當兒，被藤井老師拉着手兒的玉琴，不安地打量着大門裏面的四合小院。望着那米黃色的、圓形窗戶的小平房，那兩棵光禿禿的丁香樹和那隻蹲在門旁的大狼狗，她的心在砰砰地跳着。

走進客廳，女傭人立即端上了水果，一面施禮一面與小林和藤井用日本話說着什麼。李玉琴站在那裏，手脚都不知怎樣放了。古色古香的擺設，龍飛鳳舞的字畫，柔軟漂亮的地毯，對於她是這樣的新奇和陌生。從她記事起，出出進進都是二道河子那泥濘的街路，破爛不堪的小泥草房，牆上糊的是棚紙，炕上鋪的是磨破了邊兒的炕蓆……一個人置身在這樣的環境，簡直覺得是到了另一個世界。

「快，給將軍行禮！」李玉琴正站在那裏東張西望着，突

然藤井老師碰了她一下。她急忙順着衆人的目光向門口望去，只見一個穿着馬靴、佩着戰刀的人，正威風凜凜地站在他們的面前，小林校長和藤井老師趕忙向他一遍又一遍地行着九十度禮。這個人不動聲色地把手略微地擺了一下。女傭人給他脫去大衣之後，就一句話也沒說地坐到了沙發上。隨後又伸出腿去，讓跪在那裏的女傭人給他脫去皮靴。

吉岡安直和小林說了一陣日本話，就眯着那雙小眼睛，朝李玉琴渾身上下打量着，隨後就用漢語說道：「頂好，頂好！……妳的，多大了？」

「十五。」李玉琴把頭微微抬了起來，眼睛卻沒敢看他一下。

「嗯。」吉岡站了起來：「家裏的還有什麼人哪，啊？」

「爸爸，媽媽，兩個哥哥，三個姐姐，還有一個小妹妹。玉琴低頭回答着。

「好的，好的。」吉岡好像忽然發現了她還在站着，趕忙說：「坐，快坐。」

「爸爸的，幹什麼活的？」吉岡又問。

「在田家館子……」

「嗯，好的，好的。」無論是她回答什麼，吉岡都是「好的，好的」：「你的去宮裏讀書，爸爸，媽媽的，高興的？」

「……」李玉琴張了張嘴，沒有說什麼。

這時小林趕忙用日語回答着。隨後兩個人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講了起來。大概小林校長是說她的父母不太同意的話吧，吉岡的臉色像是有些不高興。過了一陣子，他突然站了起來，用漢語說：「走，她家裏的去！」

這時，在二道河子那間東西方向的小茅草房裏，因為女兒突然引來的這個「爆炸事件」，老兩口正在和應命被「召回」的大兒子，以及三個已經結了婚的女兒在商量着對策。是禍？

是福？應該怎麼辦？人送外號「李老好」的玉琴爺，從十幾歲就開始做學徒，拿起大馬勺來叮噹響，麻利着呢。現在卻手足無措，一點兒主意也沒有了。他聽了三個女兒的話覺得有理，聽了老婆子和大兒子的話，覺得還是有理。急得他在房裏不斷地來回走動，一隻手總是摸着那剃得光光的腦袋。

幾聲清脆的小轎車的喇叭聲，把屋裏這幾位忐忑不安的人都驚呆了，大兒子因為從窗戶上看到一個佩着戰刀的日本軍人走進院子來，急得跳下炕去，竟然穿着一隻鞋就迎出門去。

「這是吉岡將軍。」幾個人走進屋來，小林校長向玉琴的父母介紹着。「李老好」和妻子趕忙彎腰施禮，玉琴的三個姐姐也跟着鞠躬。只有玉琴的大哥，因為一時找不到鞋子，只好躲在外屋廚房裏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噢，多麼好的一家人，嗯？」玉琴父母正急得不知讓這位皇軍大人坐在哪裏的時候，吉岡竟一屁股坐到了炕席上，顯得那麼隨和，那麼親切。他看到玉琴的小妹妹正扶在門框上向裏張望着，就急忙向她擺着手：「妳的，過來。」

小妹妹揉搓着兩隻手，睜大眼睛，慢慢地走到了他的跟前。

「漂亮的，跟姐姐一樣的漂亮，嗯？」他笑着摸了摸她的小臉蛋兒，隨手掏出五元錢，遞到了她的面前：「妳的，買糖的去。」

小妹妹反倒向後退了兩步。

「妳的，拿去。」吉岡把錢塞到她的衣袋裏。

「吉岡將軍為玉琴的事，親自的要和你們商量的。」小林校長坐在北炕沿上，對着「李老好」說：「你們的想通了沒有？」

「我們想，她年齡小，恐怕……」

還沒等「李老好」把話說完，吉岡趕忙擺了擺手：「你們的怕什麼？只有好的學生才能選到宮裏去唸書。告訴你們，嗯！把書唸好了的，還能選上妃子呢！明白的？妃子！知道妃子的

是什麼意思嗎？」

「妃子？」玉琴爸爸被這兩個字噎住了：「我的女兒太小了，什麼事也不懂，那，那，那怎麼行呢？」他費了好大的勁兒，才說完了這句話。

「十五歲的，不小了。」吉岡晃着腦袋，用目光在小屋裏掃視了一圈，隨後把眼睛盯在低着頭站在緊靠門邊的李玉琴，大聲地：「這是皇帝陛下的命令。再說，這樣的事情，是太大的好事，是你們家的福氣！嚶，將來的，不僅你們的女兒會榮華的，富貴的，就是你們一家的，也會吃好的，喝好的，還能住大樓的，皇帝通通的會賞給你們錢的。」說着他就跳下了炕。

一聽這口氣，一看這馬上要走的架式，玉琴爸急了：「那，那將來我們還能見到孩子嗎？」

「能的，能的。」吉岡習慣地正了正他的軍帽：「你們可以隨時的，進宮裏的去看看的！」

母親看到事情已經不可違抗，趕忙從箱子裏找出了一件黑地黃花新綫梯面的棉襖，在外屋地的鍋台旁給女兒匆匆地穿在身上。三個姐姐有的給她換襪子，有的給她找鞋子，有的用手巾給她擦臉，真是忙作一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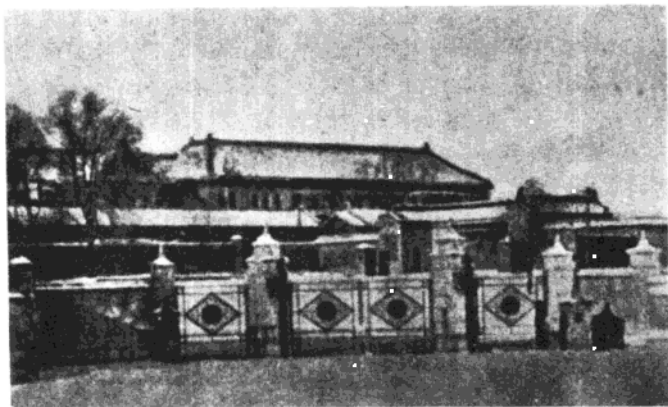
「在那裏要好好唸書，別貪玩……」臨行前，在小轎車旁，母親囑咐着女兒：「少說話，要像個大姑娘的樣子……」說着說着，眼淚就流了下來。

「媽，放心吧，到那裏看看，不好我再回來。」玉琴咬住嘴唇，勉強忍住了淚水。

「走吧，快上車！」小林望着已經上車的吉岡，猜出他已經等得不耐煩了，就趕忙把玉琴向車門推去。

小轎車開走了。玉琴從車玻璃向外看去，姐姐們都在一邊擦着眼睛，一邊向她擺着手，母親望着望着，突然又用雙手掩住了臉。

「我什麼時候還能見到媽媽、爸爸呀？」含在玉琴眼角裏的淚水，再也止不住了。



偽滿帝宮

初見溥儀的印象

春天，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就要來了！

在滿洲國首都新京特別市的一條大街上，有一輛灰色的小轎車，經過石子路、柏油路，穿過如同儀仗隊般排列整齊的樹木，在飛快地向前馳去。車子裏坐着四個女人，穿戴都很整齊，長得也都很漂亮。坐在後排座右側的那個人，一看便知是個日本人。她是日本關東軍派到皇宮內監視溥儀行動，名曰「帝室御用掛」的吉岡將軍的老婆；坐在她右邊的那個三十多歲燙髮的少婦，帶着耳環，那件蘋果綠呢子上衣，使她更顯得高貴、沉穩。她就是皇帝溥儀的二妹韞穌（滿族稱呼為二格格，即二小姐）；在前排左側的那個年齡在三十五六歲的人，顯得質樸、慈祥，目光卻有些遲滯，她就是李玉琴所在學校的日本老師藤井——她的丈夫早已戰死，兒子又被徵在國外服役，特殊的遭遇又使人總是覺得她心事重重……可是，坐在她身旁的那個姑娘是誰呢？濃濃的黑髮剛剛經過修飾，淡淡的胭脂把一張秀美的臉兒，打扮得更眉清目秀。還有那薄薄的嘴唇兒，略微突出的尖下頰和一對淺淺的酒窩，恰到好處地構成了一個完美端莊的麗人形象。特別是那件駝絨色呢子大衣，又把這位美人一下子抬到了華貴的地位。

「玉琴。」藤井老師側過頭來，向這位小姐輕聲地說：「這兩天妳也太累了，進到宮裏，要好好的休息休息。」

李玉琴轉過半個臉兒，向她平日裏十分尊敬的老師微微地笑了。是啊，近日來她實在是太累了，神經也實在是太緊張了！自從前天吉岡與小林校長等人從她家出來以後，玉琴就被送到藤井老師的家裏。藤井幫她洗了澡，又幫她整理衣服。當天夜

裏，還囑咐了她那麼些話。今天早飯後，老師又領她去一家高級理髮店理了髮，給她認認真真地修飾一番，隨後又到了一家日本人開的大醫院，全面地檢查了身體。做完了這些事情，老師才領她到了吉岡家，由那裏出來又到了二格格家。現在，走進皇宮的一切準備工作都已完畢。然而下一步還是個不可捉摸的未知數啊！皇宮究竟什麼樣？皇上是神聖的、威嚴的、可怕的，可一個小姑娘在他身邊該怎樣提心吊膽地生活啊？玉琴閉着眼睛，這些疑問一個一個地在她心裏翻騰着……

「到了。」藤井老師輕聲對她說了這麼一句。玉琴趕忙睜開眼睛，只見小汽車正向一個小陡坡爬去——前面矗立着一個高大的圍牆和一個陰森的鐵大門。玉琴的心立刻緊緊地收縮了一下。

小轎車駛進了大鐵門，向左拐去。又通過兩道門，經過西花園旁的假山、小溪，再繞過偌大的高爾夫球場、賽馬場，又經過兩道門，才從一幢灰黑色的樓房後面繞過去，停了下來。

「到了嗎？」吉岡老婆像是問別人，又像是在問自己。

「噢，還沒有。」二格格也像是在自語：「這是外廷。」隨後就搶先下了車。

「噢。」吉岡老婆也趕忙下了車。抬頭望去，只見這座圓頂式的建築上面有「勤民樓」三字，她禁不住想道：「皇上登基時與關東軍司令官麥刈隆等許多人合拍的那張照片，不就是站在這幢樓前的幾層圓形階梯上嗎？皇上平日在這裏辦公，丈夫也時常住在這裏，……」因此，她越想越盼借此機會也進裏看一看。

「二位請上車吧！」吉岡老婆正在望着勤民樓浮想聯翩時，二格格微笑着對她和藤井老師道：「妳們辛苦了，現在快請回吧。」

「這……」吉岡老婆只好失望地和藤井又進到車裏，按原